

主办单位:

中国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国家认同协同创新中心

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四川大学中国民俗文化研究所

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·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

WENHUA YICHAN YANJIU

文化遗产研究

(第七辑)

主编 徐新建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文化遗产研究

编委会

- 主 席：曹顺庆（四川大学）
委 员：（音序）
高丙中（北京大学）
龚鹏程（北京大学）
蓝 峰（佛罗里达大学）
卢端芳（悉尼大学）
潘殊闲（西华大学）
彭兆荣（厦门大学）
汤晓青（中国社科院）
王一燕（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）
徐新建（四川大学）
徐艺乙（南京大学）
谢应光（西华大学）
叶舒宪（上海交通大学）
张兆和（香港科技大学）
- 主 编：徐新建（四川大学）
副 主 编：潘殊闲（西华大学）
梁 昭（四川大学）
李 菲（四川大学）
- 编辑部主任：余振华 王学东
编 辑：陈晓军 安华涛
翻 译：罗崇蓉

目 录

Contents

· 城市与遗产

- 成都记忆：千年天府形、象、神 徐新建/003
 城市规划、城市营销与城市认同
 ——卢端芳教授访谈录 [澳大利亚] 卢端芳 邱 硕/014
 地方、国家与世界互动中的遗产建构 邱 硕/020
 ——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考察
 “活化”遗产：城市文化的保护实践 李 菲 张 波 王怀民/031

· 丝路遗产

- 关于中国丝绸外贸史的一些研究 范明三/045
 意大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：翁布里亚的“塞加拉维奇亚”民间戏剧
 Working about an Itali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: the Popular Theatre of
 “Sega lavecchia” in Umbria [意大利] 达尼埃尔·帕尔布欧诺
 /051

· 文学人类学

- 地域与文学
 ——特兰西瓦尼亚人小说的文学—人类学解读 [罗马尼亚] 久洛·戴维
 刘 曼 译/071

社会信仰的民族符号学研究

——符号学研究

[德国] 维尔纳·恩尼格

史芸芸 译/081

《格萨尔王传》与荷马史诗结构艺术成就论衡

徐其超/119

求来异邦新声 催醒愚弱国民

——简论鲁迅文学新路之奠基

秋 阳/127

· 文学生活

从接受反应到文学生活

——“文学生活”概念的溯源与现状

陈哲群/139

喀什维吾尔族的文学生活

——个案视角下的初步认知 姑丽娜尔·吾甫力 柔鲜古丽·阿尤甫 王 媛/149

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生活：多学科对话

钟进文 徐新建 汤晓青 刘俐俐 等/163

泰语文学：创作与评论

[泰国] 蒋琴宝/175

“网络文学生活”探析

陈晓军/187

阿来研究及藏区文学研究的新发展

——“第二届阿来文学创作暨藏区文学创作研讨会”综述

唐 郡/193

Contents

• City and Heritage

- Memory of Chengdu; Millennium Tianfu and Its Soul Xu Xinjian/003
- Modern Planning, Urban Marketing and Urban Identity:
 An Interview with Lu Duanfang (Australia) Lu Duanfang etc. /014
-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e Heritage (Conservation System) in interaction
 between Local, State and the World: Investigation on Chengdu International
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estival Qiu Shuo/020
- “Activation” of Heritage; Protection of Urban Culture
 Li Fei, Zhang Bo, Wang Huaimin/031

• Heritage along the Silk Road

-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ilk Export Business Fan Mingsan/045
- Working about an Italian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; the
 Popular Theatre of “Sega lavecchia” in Umbria (Italy) Danielle Pal Bbu Ohno/051

• Literary Anthropology

- Region and Literature; Literature Anthrop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ransylvania Novel
 (Romania) Gyula David, Liu Man (trans) /071
- The Old Order of the Amish's Writing and Oral Texts in the Past, Present and
 Future Social Construction; The Study of Ethnology and Semeiology of Social Beliefs
 (Germany) Werner Enigma, Shi Yunyun (trans) /081
-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tructure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 *Gelsall* and *Homa*
 Xu Qichao/119

To Seek Foreign Voice, to Arouse National Awakening: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Foundation of Lu Xun's Literature Qiu Yang/127

• Literary Life

From the Reception-Response to the Literary Life: On the Origin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"Literary Life" Concept Chen Zhequn/139

Kashi Uygur's Literature Life: A Preliminary Case Study Gulnar Wufuli, etc/149

Chinese Minority Literary Life: A Multi Disciplinary Dialogue Zhong Jinwen, Xu Xinjian, Tang Xiaoqing, Liu Lili, etc/163

Thai Literature: Creation and Criticism (Thailand) Jiang Qinbao/175

Research on "Network Literary Life" Chen Xiaojun/187

Summary of the Second Seminar on Alai's Literary Creation and Tibetan Literature Tang Jun/193

城市与遗产



成都记忆：千年天府形、象、神

徐新建^①

摘要：本文将城市营造及其文化表述视为彼此关联的整体，分别从形、象、神诸方面阐释成都的古今演变，分析“天府之国”直至“休闲之都”的纵横案例与忧患得失，论述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成都的各种评说和留存记忆，还对比了伦敦、巴黎的扩张利弊。

关键词：成都 天府 城市表述 伦敦 巴黎

多年以来，人们爱把成都与北京相比。朱自清说二者固然有相像之处，比如都太大而不易概括，但成都的妙处却在象而不象之间。^② 罗念生认为燕京城（北平）如武士，芙蓉城（成都）似文人：前者虽极尽“雄壮与庄严”，但不免有几分“粗鲁和呆板”；后者呢，却有数不完的温文和雅趣。^③ 在艾芜笔下，包括成都在内的川西平原则是自己先辈迁徙垦荒的移居之地。耕耘劳作，城乡对映。冬日里，人们不像北方人似的躲在屋里烤火，都高兴出来做户外活动。大人去菜田里浇水上肥，孩童们则到田间地头游戏……^④ 这样的类比与追寻，便都说到了不同居所的形和神。

在人类社会的演进史上，城市被视为文明兴衰的里程碑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所谓文明，其标志正是人类对栖息地的大规模营造。英文的“文明”写为“civilization”，源自拉丁语的“civis”，意思就是城市、城邦，带有与“粗鲁”“野蛮”相对的进化含义。与此相应，汉语“城”的本义，即指以防御之建筑容一地官民所居，也就是《说文》所谓“城，所以盛民”的意思。扩而广之，作为集权象征的“國”，就其根源来说仍出自四周围墙的“城”，是“城”的升级版而已。

可见，无论是定居耕种的砖瓦村落还是游牧驯养之帐篷营地，抑或是筑墙为城或开

① 作者简介：徐新建，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，文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。本文曾以《成都：一座城市的形和神》为题载于《清华美术》2007年总第五卷。本次发表为全文增补稿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”“甘青川藏族口传文化汇典”中期成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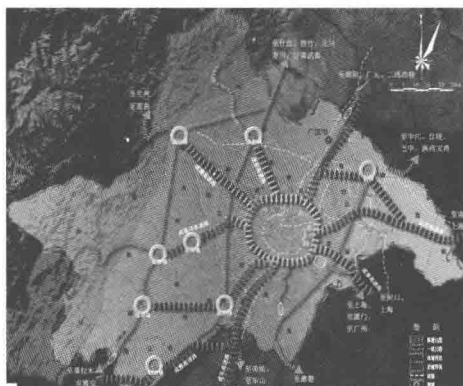
② 朱自清：《外东消夏录》（1940），《朱自清散文集》，北京：西苑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539～547页。

③ 罗念生：《芙蓉城》，《文化月刊》2009年第3期，第50～52页。

④ 艾芜：《到四川的祖先》，曾智中等编《文化人视野中的老成都》，成都：四川文艺出版社，1999年。

街为市，在区域和时代表层的差异下面，均体现出人类种群在各自生境中适应和创造的文与理。城市的出现不过是其中的一截、一点或一面。它由人所造，为人所用，为人所居，在形形色色、此起彼伏的轮廓、房舍、街道，甚至遗址当中，承载着有之才显生气的独到精神。远至希腊城邦、罗马大殿，近到苏州园林、洛带古镇，无一不是如此。没有精神的城市如同抽了魂魄的干尸，不过是徒有其表的废墟而已。或许正因如此，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才在流传千古的名著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里强调说：“是人，而不是物创建了城邦。”^①

成都地处岷江流域，面朝川西盆地，背靠青藏高原，在中央王朝的整体版图中，有过几次雄心争霸，终还是远离宫廷核心。因此便像中国的众多“地方下级”一样，虽难以干预朝政，却因天高皇帝远之故而能时常在分分合合的治乱历程中，别开生面，自成一统。



成都区位的卫星示意图和放置于金沙博物馆的成都新象征：“太阳神鸟”

与对待其他新兴之地不同，人们谈论成都时最为偏爱的一点：它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。的确，千百年来，各路人群在成都来来往往，进进出出，劳作、征战、栖息。地名未改，城址如旧，市民和风貌倒有了无数轮回。不过如此一来，人们不禁要问，在风云变幻的岁月里，从历史实存到物象表征，究竟有几多成都？回答是：成都及其象征之物远非一个。从金沙“神鸟”到蜀郡“少城”，再到“龟城”“锦城”“益州”“芙蓉城”等等，千年承继，前后有别，有多少轮回便有多少变幻的成都。于是，作为形神对应的体现，便非但有“沃野千里……时无荒年，天下谓之天府”^②的美誉问世，亦有“二十四城芙蓉花，锦官自昔称繁花（华）”^③及“九天开出一成都，万户千门入画图”^④的佳句流传，同时还并存着“张献忠屠城”^⑤的灾难记忆及“湖广填四川”的集体传说^⑥，等等。

① 参见易建华：《从词源角度看“文明”与“国家”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10年第6期，第27~35页。

② 语出《华阳国志》。

③ 宋代赵抃的《成都古今记》说：“五代时，孟蜀后主成都城上遍种芙蓉，每至秋，四十里如锦绣，高下相照，因名锦城”。本文所引的诗句在罗念生《芙蓉城》里提到过，原始出处不详，但因贾樟柯《二十四城记》所用而为人广知。此外，明代沈韶《琵琶佳遇》中另有：“吴中自昔称繁华，回环十里皆荷花”的描写。

④ 诗句出李白咏成都诗《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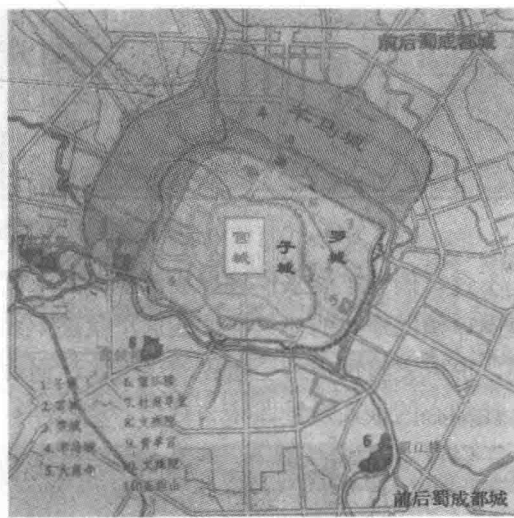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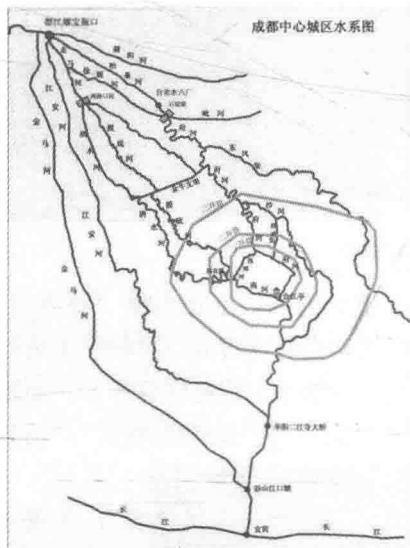
⑤ 参见孙祚民：《张献忠“屠蜀”考辨》，《社会科学研究》1979年第4期。

⑥ 参见陈世松：《“湖广填四川”研究平议》，《天府新论》2005年第3期。

因此，言说成都的“形神”，无非是在论及此地的“流变”。这如同与成都近郊宝光寺对联所云，是在“法无定法”和“了犹未了”中，呈现与知晓“非法法也”以达“不了了之”的境界而已——既无定式，也不会有终结。于是当你在讲或要讲这所城市之际，首先得明白所指的是哪一个“成都”，并且是何时，在哪里。

二

成都的形，因地势而定。地势特点是西北高、东南低，水源自西北来，经岷山高落差的峡谷流至灌县，再由著名的都江堰工程分为若干支脉，放慢速度注入盆地，灌溉千万亩田土，同时也奠定和形塑了成都的城邑根基。城邑特征呈现为因水而生的龟形，而不是北京那样正南齐北、东西对称的方阵，彼此的中轴线也由此而显出了明显差异。在此意义上，成都可称为风水城市，与生态和乡土的协调顺应大过了政治军事的权力制衡。



老成都：自然风水与古典“龟城”^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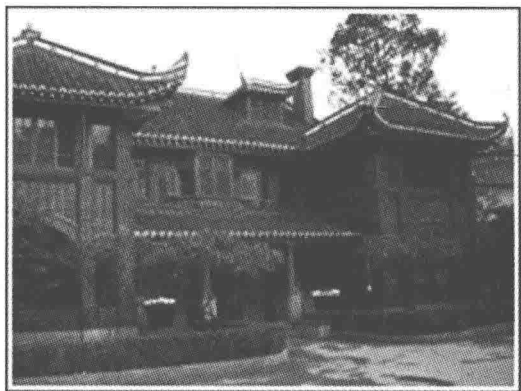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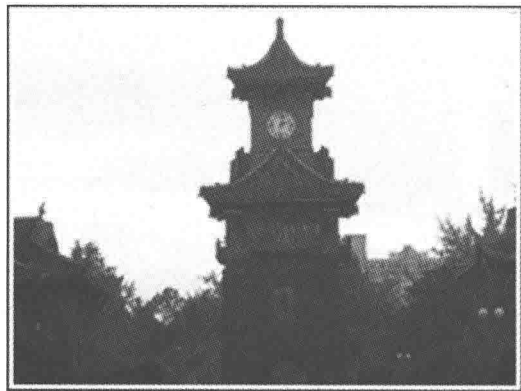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流动的成都，像如今穿城而过的府南河一样，传递着不同的形神。它们表面联系，内在里却彼此区别。在每个时代，活着的人们所能相遇的，其实只是由旧时延来并向将来伸去的一段。这样，若以今日为点，我们不妨对比一下成都的多种镜像，以感知它的变动轨迹。

民国以前的成都，筑墙而成，以河流为界，城乡分野，城内有城。那时的功能，重在军事和政治，在被四方更为广漠的农村簇拥中，体现着“乡土中国”权力配置和等级分布的一种基调与格局。其中既包含明显的“大一统”风貌，同时又传达出地方性政权

^① 右图为前后蜀时期的成都城市形貌图，资料来自李小波《成都：地理景观中的城市格局透视》，《西部广播电视》2009年第1期，第209~213页。

的镇守特征。这时，那高耸并周延的城墙便成为最醒目的象征：对称而又倾斜的城市朝向，不但表达出帝国的威严，而且应和着本土的风水。时过境迁。辛亥革命虽然把帝制推翻，成都的城墙却留存了很久。直到少年郭沫若等人进城读书，那宏大平坦的城墙上还能够“品排着跑三两部汽车”，同时在城墙底下则可以骑马驰行。^①

汽车的到来说明了成都的改变。车倒不一定会真的冲往墙上去奔跑，却预示着古老时代的结束：帝国已成历史，高墙迟早坍塌。无论自崩还是人拆，一座城市的形神又开始更替。与“洋车”一同到来的还有“洋医院”“洋学堂”及其关联的“洋文化”。其中，穿越几个时代存留至今的“华西坝”便是代表。那里的“钟楼”“洋楼”，乃至今日为重塑城市形象而翻修如旧的“大学路”，呈现着从当年的“华西协合大学”到后来的“华西医科大学”直至现在的“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”的历史演义和变迁。



原华西协合大学钟楼、教学楼

不过，倘若扩展来比较，成都也有其不同。由于地处内陆，不在当年“通商口岸”之范围，殖民地式的建筑样式在这里就差不多只是特例，没有像青岛、广州、上海等城那样，形成完整市街乃至租界的规模，从而为帝国崩溃后的本土营造守住了多一点的根底，让细心的世人慢慢回味和对比，从总体风格上感受此处与“民国的南京”“清廷的北平”以及“殖民的上海”和“古朝的西安”等周遭异地之不同。

对“老成都”又该如何定位呢？不好说。众口不一。因为若论其“老”，关键还得看指的是“帝国”还是“民国”。彼此表面相似，其实很不一样。比如帝国时期的“满城”（少城）与民国的“春熙路”在今天的版图上相去不远，彼此的形神却有深渊之别。

今日的成都，地扩数环，人口已溢千万。在市场经济引导下，政府的目标之一是打造中国“第四城”。于是就不仅有了“府南河改造”“二环路拓宽”，而且有了“金沙遗址再现”“天府广场重修”乃至“城乡一体化构想”等一系列古人难以想象的大型工程。在此过程中，出现了人南立交桥下的“民俗公园”，武侯祠与文殊院边上的“锦里”“文殊坊”，以及从领事馆路延伸出去的“欧洲街”……

① 曾智中等编：《文化人视野中的老成都》，成都：四川文艺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04~106页。



天府广场：保留着“红色记忆”的“太极空间”

于是成都在变，成为一座急速“变脸”的城市。如果说帝国时代的城市风貌受制于王朝的“大一统”惯例，新中国时期取决于中央政府的等级号令，如今则似乎正朝向城市本位的趋势延展。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们各自为营，借助在“市场培育”机制与“增强国力”的口号中获得分权，各显神通，彼此竞争，纷纷向着更大、更快、更强的目标迈进。

然而，此时还有一个根本没变，那就是致使城市改变的主体还是官府。芸芸众生中的市民百姓依然是懵里懵懂、跌跌撞撞地被裹挟到变革之中，不是被征地就是被搬迁，城市的图景只能在既成的事实里被认知、被接纳，于是或欢喜或悲伤。未来呢？

三

未来的成都已有蓝图。在政府制定的《2003—2020 年总体规划》中，十余年内，成都的城市，将由中心区、主城区与环城区组成，面积会扩大数倍，人口增至 1400 万到 1500 万，地铁连接，城乡一体，俨然一处超大规模的人类居所。



规划中的“新成都”

政府的报道强调：“变化和发展是时代和社会进步永恒的主题，成都注定要变，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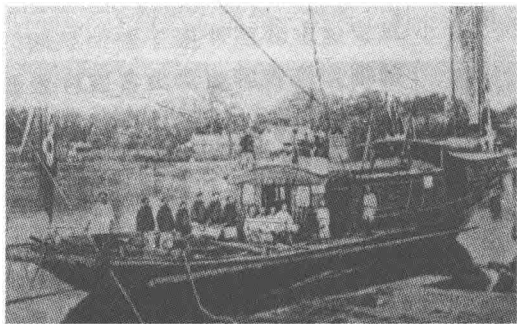
且还将继续改变。”^① 变为何样呢？按照主管部门的规划，变成具有超级规模的“世界城市”。正如相关的宣传所言的那样：未来的成都，“不仅包括城市本身，还包括城市的幅地”，将会因其一流的硬件设施和一流的软件设施及广泛的联系，影响世界并“对世界产生指挥和决策的作用”^②。

然而需要思考的是，在此类超大规模的居所中，城市是否会走向自己的负面，变为与人类自然本性相背离的“负空间”^③，抑或变为如福柯所称的“异托邦”^④呢？人类最早筑巢为室，是为了个体安全和血脉联系，后来筑城市群居，便已露出权力膨胀与自我背离之端倪。尽管如此，在帝国旧制当中，城市镇守与乡村自治彼此对应，还留有空间伸缩和众相来往的余地。而在朝超大规模的格局无限扩张后，由于其巨大体量与人之本质、本貌和本能都相去甚远，城市就会成为自己的“异乡”和每个人的陌生地。生活在其中的市民将不再连为一体，以往确保人们相互沟通的街坊邻里体系遭受重创，口耳传递的城市肌理也面临摧毁，难以为继。

到那时，可能会有一个庞大的成都，可是难说在其巨形之下，还将再有一个可以触摸的城市之神。而这样的神，不仅记录在往日的文人回忆中，也流传在的成都旧时的儿歌里。比如：

张打铁，李打铁，
打把剪刀送姐姐。
姐姐留我歇，我不歇。
我要回去学打铁。

类似的方言童谣与类似的城市风貌搭配，承载着人类一处居所的形和神。那也是成都——一种不仅是留给后人的记忆，更是一条值得回旋的人生路径。古往今去，还是成都府南河畔悬在望江楼上的长联说得透，有道是：望江楼，望江流，望江楼上望江流，江楼千古，江流千古……



望江楼畔老照片：晚清四川总督所乘的船^⑤

① 关于成都未来规划详情，可参见《天府早报》2005年4月18日文《2020年成都规划大预览：群“星”环绕》。

② 参见段树军《成都正在成为世界城市》，《中国经济时报》2014年7月9日第7版。

③ 有关“负空间”的论述可参见徐新建《香格里拉再生产》，《民族艺术》2015年第1期，第119~128页。

④ 参见福柯《异托邦》（Michel Foucault: *Des Espaces Autres*, 原载 *Dits et Ecrits* 1954—1988, Gallimard.）汉译本可参见王喆译《另类空间》，《世界哲学》2006年第6期。另可参见汪行福《空间哲学与空间政治——福柯异托邦理论的阐释与批判》，《天津社会科学》2009年第3期。

⑤ [日]山川草水：《巴蜀旧影》，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35页。

四

每座城市皆有形神。形显于外，神主其内，如同一个人的相和心。相由心生，心亦随相转。也就是说，一座城市的外在之形，取决于营造城市的内在理念，有什么样的理念，即有什么样的城形；反过来，特定的城形也会制约本地特有的城心，用时下的术语来说，也就是会反衬特定的城市文化。

21 世纪以来，成都之形的最突出变化莫过于规模的剧增和面积的扩大，而扩大的前提是对乡村土地的大量圈占。旧时的成都被若干乡镇环绕，故还有百镇“成都”之说。乡镇之间，是星星点点的农舍村社。农户们的居所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挨户排列，大多独立而建，簇拥于稻田、水池和竹林当中，拥有别致的称号——“林盘”。一年四季，鸟语花香，自足自给，大大小小的“林盘”不但与城市保持生计的互惠，而且维系着的“天府之国”的根基血脉。可是当“城市化”作为不容阻挡的举措推行以后，传统的城乡体系遭受打击，出现了“一边倒”的失衡局面：在现代成都迅速扩张的同时，周边乡村每况日下，衰退不堪。

这样的情形其实并非孤立，扩展来看，其实已与 18 世纪以来世界性的城市变局有了关联。

英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威廉斯评论过伦敦当年通过“圈地运动”急剧膨胀的过程。在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的 20 年里，“通过大约四千份法案，有超过六百万公顷的土地被侵占”^①。威廉斯分析说，“圈地运动”的后果之一，是急剧减缩原本能让乡村与城市彼此相隔的呼吸空间，从而扼杀了乡民与“直接而明显的控制保持一定距离”的可能。^②接下来，像伦敦这样的超大城市终因过度臃肿，变成作家笔下的“怪物”和“病瘤”，一如塔克描写的那样：

伦敦，大不列颠的大都市，长久以来人们都在抱怨它像个怪物，长着硕大无比的头颅，和躯体不成比例。^③

20 世纪前半叶，德国学者本雅明对法国首都巴黎做过专题研究。他从被誉为现代性成就与象征的“拱廊”切入，探讨其为何由 19 世纪最重要的建筑迅速衰变，转瞬即被拆毁为供人凭吊的“古代废墟”。本雅明的计划题为“巴黎拱廊：一个辩证的意象”。^④在这部未完成的作品中，他不仅关注到彼时纺织品贸易对巴黎拱廊及其透明体

① [英] 雷蒙·威廉斯 (Raymond Williams):《乡村与城市》，韩子满、刘戈等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3 年，第 138 页。

② [英] 雷蒙·威廉斯 (Raymond Williams):《乡村与城市》，韩子满、刘戈等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3 年，第 150 页。

③ [英] 雷蒙·威廉斯 (Raymond Williams):《乡村与城市》，韩子满、刘戈等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3 年，第 207 页。

④ 瓦尔特·本雅明 (Walter Benjamin) 的巴黎研究计划定稿时改为“巴黎，19 世纪的首都”，但计划未及完成作者便弃世而归。其中的部分成果经后人整理出版，汉译本参见 [德] 瓦尔特·本雅明：《巴黎，19 世纪的首都》，刘北成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3 年。

钢架结构的催生,揭示巴黎官方的规划机构力图通过大规模拆迁改建免除“公社革命”时期街垒激战的再度发生,更阐释了从巴尔扎克到波德莱尔等知识阶层对巴黎幻境的刻画,“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在另一面镜子里那样”,形塑了巴黎的集体无意识幻象。对于轰动一时巴黎“世博会”,本雅明配予以了反讽的诗:

啊,从巴黎到中国,当全世界
把目光集中到你的学说,啊神圣的圣西门。
黄金时代将会重新辉煌地到来,河川将会流溢着茶叶和巧克力;
烤熟的羊将会在原野里跳跃……^①

1867年的世博会不仅使巴黎成为奢侈和时尚的世界中心,也将各国在经济上紧密关联。中国的产品也渡过远洋,展示在巴黎拱廊之中,融进了以消费为荣的世界体系。回头再看,锦江两岸的成都何尝又不是这样呢?在如今已光荣举办过第12届“财富全球论坛”的芙蓉城里,武侯祠伴着“锦里街”,文殊院挨着“文殊坊”,旧时“少城”被改建成游人如织的“宽窄巷”,连僻静深幽的大慈寺也逃不过的商家围剿,终于被“太古里”的巨型购物中心包围……在这种以财富增长为目标的氛围中,“成都”一名的古今含义,也被主流媒体诠释成了“成功之都”。^②

震旦第一丛林——大慈寺



成都“太古里”:大慈寺的前世和今生^③

于是不用担心,过不了多久,千年成都便会徒具旧名,说不定连乡愁也不再留下,因为现在流行的口号是“一往无前”“明天更美好”。新口号代表新理念,未来的城市之形已受制于这样的城市心性。由此以往,又会衍生出何样的城市之神?

这个问题要问成都自身,从被关注与被言说角度来看,或许又可问问在此进出的各类游人。

① [德] 瓦尔特·本雅明:《巴黎,19世纪的首都》,刘北成译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3年,第40页。

② 2013年6月6日至8日,由《财富》(FORTUNE)杂志牵头的第12届财富全球论坛在成都举办,成都主办方亮出了“财富天府”“成功之都”的外宣口号。相关报道参见“中国文明网·四川”,<http://www.scwmw.gov.cn/topic/2013/cflt/#dao01>。

③ 右图为“太古里”背景中的大慈寺,笔者摄于2015年11月21日夜。

五

时至今日，来来往往的人们又是如何表述成都的呢？

抗战时期在成都生活过一阵的朱自清说成都堪称中国第四大城，因其太大，故难言表。为此，可采用的办法是借用短小的诗来概括城市之大。他转引易君左的诗作为例，把成都特征归纳为一个字——“闲”。以诗的语言来说，即“入暮旋收市，凌晨即品茶”。朱自清指出，住过成都的人都能领略这诗的妙处，“它抓住了成都的闲味”^①。到了同一时代的小说家李劫人笔下，成都的表征不仅仅是“闲都”，竟还有点过度，闲得成了封闭自在的“死水微澜”。李劫人生在成都，留学巴黎，审视的目光便多了几分国际对照。他用“死水”刻画本地的沉寂，以“微澜”形容外来冲击，虽流露出对乡土的不满及时局的压抑，却总体地预言了即将到来的深刻变异，故随后便很快将本土意象转化成了“大波”和“暴风雨”。^②

又过了很久，导演贾樟柯与诗人翟永明合作，用电影表述成都。在纪实与虚构之间，将片名取叫《二十四城记》，表面与宋人的意象呼应，实际却展示出城市东部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的落魄拆迁，以及房地产商的飞黄崛起。翟永明为影片挑选的诗句作为结尾，以字母形式徐徐映在屏幕上：

成都

仅你消逝的一面

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^③

可见，认识一座城市需要辨析其形神；然而，介于形神之间、之外，还得关注被展示出来的城市之象。“象”是什么？此处的“象”是城市表征及其相关认知和评述，即使是在历史长河中被不断赋予、拓展和传播的场域寓意。朱自清把成都之象的特征概述为“闲”的同时，认为其乃农业社会产物，继而提出了在工业化的新中国，成都还该不该“老是这样闲着”的疑问。^④

转眼到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，不仅成都的形神营造大为改观，以此为基础的成都之象也随之大变。2015年夏季，本地主管旅游和外宣的部门对四川的符号标识进行修改，凸显熊猫之外的现代意涵。到了同年秋季，FT中文网关于中国的头版报道即是成都，该文则把成都描绘成了“崛起中的度假胜地”。文章暗示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，域外宾客对成都的关注其实更多地集中于熊猫，而不是这所城市和生活其中的人。随着

① 朱自清：《外东消夏录》（1940），《朱自清散文集》，北京：西苑出版社，2006年。

② 参见李劫人长篇三部曲：《死水微澜》（1935）、《暴风雨前》（1936）、《大波》（1937），《李劫人文集：大河小说三部曲》，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14年。

③ 参看影片《二十四城记》，贾樟柯导演，上海电影制片厂，2008年。另见贾樟柯、高桥：《二十四城记：真故事片与假纪录片》，《大众电影》2009年第5期。作为编剧之一，翟永明为《二十四城记》挑选的诗句还有很多，如叶芝的《时间的智慧》：“在青春说谎的日子里，我在阳光下招摇。”

④ 朱自清：《外东消夏录》（1940），《朱自清散文集》，北京：西苑出版社，2006年。